

中医四大名著

〔东汉〕张仲景等著 第四卷

民主与建设出版社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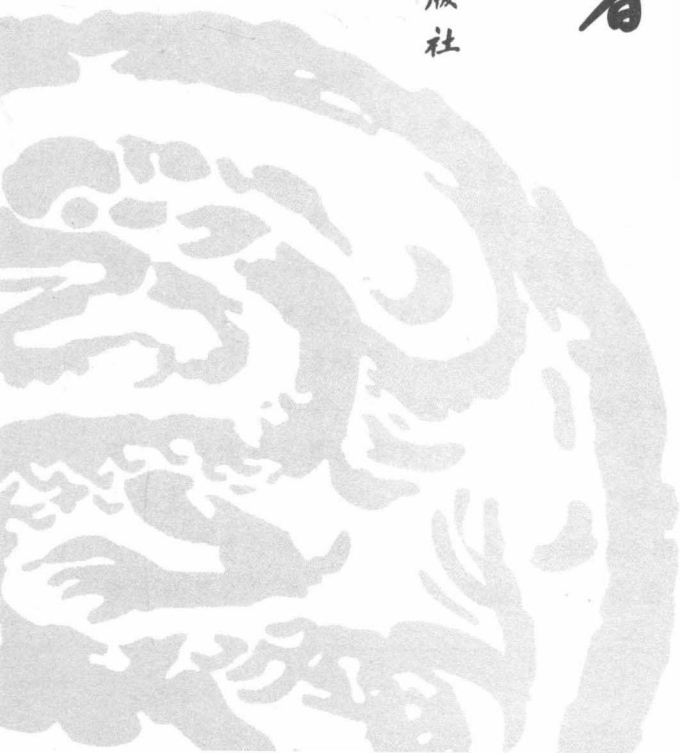


第四卷
〔东汉〕张仲景等著



中医四大名著

民主与建设出版社



邪气脏腑病形第四

黄帝问于岐伯曰：邪气之中人也奈何？岐伯答曰：邪气之中人高也。黄帝曰：高下有度乎？岐伯曰：身半以上者，邪中之也；身半以下者，湿中之也。故曰邪之中人也无有常，中于阴则溜于腑，中于阳则溜于经。

此篇论脏腑阴阳色脉气血皮肤经脉外内相应，能参合而行之，可为上工。邪气者，风雨寒暑。天之邪也，故中人也高。湿乃水土之气，故中于身半以下。此天地之邪，中于人身而有上下之分。然邪之中人，又无有恒常，或中于阴，或中于阳，或溜于腑，或入于脏。

黄帝曰：阴之与阳也，异名同类，上下相会，经络之相贯，如环无端。邪之中人，或中于阴，或中于阳，上下左右，无有恒常，其故何也？岐伯曰：诸阳之会，皆在于面。中人也，方乘虚时，及新用力，若饮食汗出，腠理开而中于邪，中于面则下阳明，中于项则下太阳，中于颊则下少阳，其中于膺背两胁，亦中其经。黄帝曰：其中于阴奈何？岐伯答曰：中于阴者，常从臂腋始。夫臂与腋，其阴皮薄，其肉淖泽，故俱受于风，独伤其阴。黄帝曰：此故伤其脏乎？岐伯答曰：身之中于风也，不必动脏，故邪入于阴经，则其脏气实，邪气入而不能客，故还之于腑。故中阳则溜于经，中阴则溜于腑。

腋，音行。此论皮肤之气血，与经络相通而内连脏腑也。阴之与阳者，谓脏腑之血气虽有阴阳之分，然总属一气血耳，故异名而同类。上下相会者，标本之出入也。经络之相贯，谓荣血之循行，从手太阴出注手阳明，始于肺而终于肝。从肝复上注于肺，环转之无端也。上下左右，头面手足也。或在于头面而中于阳，或在臂腋而中于阴，故无有恒常也。诸阳之会皆在于面者，精阳之气皆上于面而走空窍也。中于面则下阳明，中于项则下太阳，中于颊则下少阳，此手足三阳之络，皆循项颈而上于头面。膺背两胁者，复循头项而下于胸胁肩背也。此三阳络脉所循之处，外之皮肤即三阳之分部。邪之客于人也，必先舍于皮毛。留而不去，入舍于络脉。下者，谓三阳皮部之邪，下入于三阳之经，故曰中于阳则溜于经。臂腋者，手臂足腋之内侧，乃三阴络脉所循之处。外侧为阳，内侧为阴。其阴皮薄，其肉淖泽，故中于阴者，尝从臂腋始。始者，始于三阴之皮部，而入于三阴之络脉也。《缪刺篇》曰：“邪之客于形也，必先舍于皮毛，留而不去，入舍于孙脉；留而不去，入舍于络脉；留而不去，入舍于经脉，内连五脏，散于肠胃。”盖五脏之脉，属脏络腑；六腑之脉，属腑络脏。脏腑经脉之相通

也。夫血脉为阴，五脏之所主也，故邪入于经，其脏气实，邪气入而不能容，故还之于腑，散于肠胃。阳明居中土，为万物之所归，邪归于阳明之肠胃，而无所复传矣。〔眉批：未标出入，详《卫气篇》。又：中于面中于项，照应一次脉二次脉，膺背两胁，照应足阳明，其腧在膺中手阳明，次在其腧外，照应三阴之经脉，从手足之五腧而入于五脏。玉师曰：“溜于经者。‘经’，隧也。经隧者，五脏六腑之大络也。胃腑所生之血气，从大络而出于皮毛，邪中于阴、中于阳，皆在皮毛之分部。是以阴阳之邪，从大络而入于肠胃，不入脏腑之经脉，而干脏干腑也。”详《素问·缪刺篇》、本经《玉板论》。〕

黄帝曰：邪之中人脏奈何？岐伯曰：愁忧恐惧则伤心，形寒饮冷则伤肺，以其两寒相感，中外皆伤，故气逆而上行。有所堕坠，恶血留内，若有所大怒，气上而不下，积于胁下，则伤肝；有所击仆，若醉入房，汗出当风，则伤脾；有所用力举重，若入房过度，汗出浴水，则伤肾。黄帝曰：五脏之中风奈何？岐伯曰：阴阳俱感，邪乃得往。黄帝曰：善哉！

此论脏气伤而邪中于脏也。夫邪中于阴而溜腑者，脏气实也。脏气者，神气也。神气内藏，则血脉充盛，若脏气内伤，则邪乘虚而入矣。风为百病之长，善行而数变，阴阳俱感，外内皆伤也。本经云：“八风从其虚之乡来，乃能病人，三虚相薄，则为暴病猝死。”此又不因内伤五脏，而邪中于脏也，故圣人避风如避矢石焉。上节论内养神志，下节论外避风邪。

黄帝问于岐伯曰：首面与身形也，属骨连筋，同血合于气耳。天寒则裂地凌冰，其猝寒，或手足懈堕，然而其面不衣，何也？岐伯答曰：十二经脉，三百六十五络，其血气皆上于面而走空窍，其精阳气上走于目而为睛，其别气走于耳而为听，其宗气上出于鼻而为臭，其浊气出于胃走唇舌而为味。其气之津液，皆上熏于面，而皮又厚，其肉坚，故天热甚寒，不能胜之也。

此论脏腑经络之气血，渗于脉外，而上注于空窍也。属骨连筋者，谓首面与身形之筋骨，血气相同也。夫太阴为阴中之至阴，在地主土，在人属于四肢，天寒则裂地凌冰，其猝寒，或手足懈堕，此脾土之应地也。其血气皆上于面，天热甚寒，不能胜之，谓阴阳寒暑之气，皆从下而上，身半以上之应天也。夫十二经脉三百六十五络之血气，始于足少阴肾，生于足阳明胃，主于手少阴心，朝于手太阴肺。精阳气者，心肾神精之气，上走于目而为睛；别气者，心肾之气，别走于耳而为听也。宗气者，胃腑所生之大气，积于胸中，上出于肺以司呼吸，故出于鼻而为嗅。浊气者，水谷之精气，故出于胃，走唇舌而为味。气之津液，上熏于面者，津液随气上行，熏肤泽毛而注于空窍也。夫肺主皮而属天，脾主肉而应地，皮厚肉坚，天之寒热不能胜之，人气之胜天也。此章论头面为诸阳之会，是以三阳之脉，上循于头，然阴阳寒热之气，皆从下而升于上，故复论诸脉之精气

焉。〔眉批：头气有街。心肾开窍于耳。九窍为水注之气。〕

黄帝曰：邪之中人，其病形何如？岐伯曰：虚邪之中身也，洒淅动形，真邪之中人也，微先见于色，不知于身，若有若无，若亡若存。有形无形，莫知其情。黄帝曰：善哉！

此论人气与天气之相合也。风寒暑湿燥火，天之六气也。而人亦有此六气，是以真邪之中人也，微见于色，“色”，气色也。中于气，故微见于色，不知于身，若有若无，若亡若存。夫天之六气，有正有邪，如虚邪之中于身也，洒淅动形。虚者，八正之虚邪气，形者，皮肉筋脉之有形。此节论天地之气中于人也，有病在气而见于色者，有病在形而见于脉者，有病在气而见于尺肤者，有病在形而见于尺脉者，有病在气而应于形者，有病在形而应于气者。邪之变化，无有恒常，而此身之有形无形，亦莫知其情，故能参合而行之者，斯可为上工也。玉师曰：“天之真气而偏寒偏热，偏湿偏燥，故曰真邪。”

黄帝问于岐伯曰：余闻之，见其色，知其病，名曰明；按其脉，知其病，命曰神；问其病，知其处，命曰工。余愿闻见而知之，按而得之，问而极之，为之奈何？岐伯答曰：夫色脉与尺之相应也，如鼓桴影响之相应也，不得相失也。此亦本末根叶之出候也，故根死则叶枯矣。色脉形肉不得相失也，故知一则为工，知二则为神，知三则神且明矣。黄帝曰：愿卒闻之。岐伯答曰：色青者，其脉弦也；赤者，其脉钩也；黄者，其脉代也；白者，其脉毛；黑者，其脉石。见其色而不得其脉，反得其相胜之脉则死矣，得其相生之脉则病已矣。

此论色脉与尺之相应，如桴鼓影响，不得相失者也。夫精明五色者，气之华也，乃五脏五行之神气，而见于色也。脉者，荣血之所循行也。尺者，谓脉外之气血，循手阳明之络，而变见于尺肤。脉内之血气，从手太阴之经而变见于尺寸。此皆胃腑五脏所生之气血，本末根叶之出候也。“形肉”，谓尺肤也。知色脉与尺之三者，则神且明矣。青黄赤白黑，五脏五行之气色也；弦钩代毛石，五脏五行之脉象也，如影响之相应者也。故色青者其脉弦，色赤者其脉钩，见其色而得脉之相应，犹坤道之顺承天也。如色青而反现毛脉，色赤而反现石脉，此阴阳五行之反胜故死。如色青而得石脉，色赤而得代脉，此色生于脉，阳生于阴，得阳生阴长之道，故其病已矣。

黄帝问于岐伯曰：五脏之所生，变化之病形何如？岐伯答曰：先定其五色、五脉之应，其病乃可别也。黄帝曰：色脉已定，别之奈何？岐伯曰：调其脉之缓急大小滑涩，而病变定矣。黄帝曰：调之奈何？岐伯答曰：脉急者，尺之皮肤亦急；脉缓者，尺之皮肤亦缓；脉小者，尺之皮肤亦减而少气；脉大者，尺之皮肤亦奔而起；脉滑者，尺之皮肤亦滑；脉涩者，尺之皮肤亦涩。凡此变者，有微有甚，故善调尺者，不待于寸，善调脉者，不待于色，能参合而行之者，可以为上

工，上工十全九；行二者为中工，中工十全七；行一者为下工，下工十全六。

此论五脏所生之病，别其变化，先当调其五色五脉，色脉已定，而后调其尺肤与尺寸之脉。夫尺肤之气血，出于胃腑水谷之精，注于脏腑之经隧，而外布于皮肤，寸口尺脉之血气，出于胃腑，水谷之精，荣行于脏腑经脉之中，变见于手太阴之两脉口，皆五脏之血气所注。故脉急者，尺之皮肤亦急，脉缓者，尺之皮肤亦缓，如桴鼓之相应也。故善调尺者，不待于寸口之脉，善调脉者，不待于五者之色，能参合而行之，斯可为上工矣。夫数始于一奇二偶，合而为三，三而两之成六，三而三之成九，此三才三极之道也。生于一而成于十，阴阳相得而各有合，此《河图》之数也。知者，知天地阴阳始终变化之道，故能全九十之大数。水数成于六，火数成于七，水即是精血，火即是神气，中工仅知血气之诊，故能全水火之成，下工血气之诊，亦不能全知矣。故曰：“能参合而行之者，可以为上工。”行者，谓色脉应天地阴阳之理数，贤者则而行之。〔眉批：血气行于经脉皮肤之外内，逆从出入，乃本经之大纲。尺外而脉内，脉内而色外，此言知外即知内，知内即知外矣。曰九曰七曰六，是非治人之数矣。〕

黄帝曰：请问脉之缓急大小滑涩之病形何如？岐伯曰：臣请言五脏之病变也。心脉急甚者为瘕疝。微急为心痛引背，食不下。缓甚为狂笑，微缓为伏梁，在心下，上下行，时唾血。大甚为喉阶，微大为心痹引背，善泪出。小甚为善哕，微小为消瘴。滑甚为善渴，微滑为心疝引脐，小腹鸣。涩甚为暗，微涩为血溢，维厥，耳鸣，癧疾。

“哕”，音海，如车鸾声而有节。此论五脏各有六者之变病，本于寒热血气之不和，与外受邪气、内伤忧恐之不同也。缓急大小滑涩，阴阳寒热血气之纲领也。下章曰：“诸急多寒，缓者多热，大者多气少血，小者血气皆少，滑者阳气盛微有热，涩者多血少气，微有寒。”心为火脏，故寒甚则为瘕疝，盖手足诸节，神气之所游行出入，寒伤神气，故瘕疝也。微急为心痛引背，盖甚则心脏之神气受伤，微则薄于宫城之分也。食气入胃，浊气归心，心气逆，故食不下。缓甚则心气有馀，心藏神，神有馀则笑不休。“伏梁”，乃心下有馀之积，故微主邪薄于心下也。心主血，热则上溢而时唾血也。喉阶者，喉中阶然有声，宗气积于胸中，上出喉咙，以贯心脉而行呼吸，心气盛，故喉中有声也。心气微盛，则逆于心下，而为心痹引背，行于上则心精随气，上凑于目而泪出矣。心脏虚则火土之气弱，故为善哕。“哕”，呃逆也。夫五脏主藏精者也，五脏之血气皆少，则津液枯竭，而为消瘴。消瘴者，三消之证，心肺主上消，脾胃主中消，肝肾主下消也。滑则阳气盛而有热，盛于上则善渴，微在下则小腹当有形也。心主言，心气少，故为暗；血多，故溢于上也。“维”，四维也。心为阳中之太阳，阳气少，故手足厥冷也。南方赤色，入通于心，开窍于耳，心气虚，故耳鸣癧疾。按

《金柜要略》曰：“五脏病各有十八，合为九十病，盖一脏有六变，三六而变为十八病。”玉师曰：“缓急大小滑涩，五脏之六变也。五六而变为三十，三而三之合为九十，惟智者明之，故曰：‘上工十全九。’”〔眉批：寒热乃本身中，阴阳水火之气化。〕

肺脉急甚为癩疾，微急为肺寒热，怠惰咳唾血，引腰背胸，若鼻息肉不通；缓甚为多汗，微缓为痿痿偏风，头以下汗出不可止；大甚为胫肿，微大为肺痹，引胸背，起恶日光；小甚为泄，微小为消瘴；滑盛为息贲上气，微滑为上下出血；涩甚为呕血，微涩为鼠痿，在颈支腋之间，下不胜其上，其应善痲矣。

贲，音奔。“痿”，音酸。肺主清金而畏寒，寒甚则为癩疾，所谓重阴则巛也。肺寒热者，皮寒热也，寒在皮毛，故微急也。肺主气，怠惰咳唾血，引腰背胸，鼻若有息肉而气不通，皆肺气虚寒之所致。缓则热甚，故多汗，肺热叶焦，则为痿也。“鼠痿”，寒热病也，其本在脏，其末在脉。肺主百脉，是以微缓之有热，微涩之有寒，皆为鼠痿在颈腋之间。本经曰：“偏枯身偏不用，病在分腠之间。”盖病在皮肤，为肺寒热；病在血脉，为寒热鼠痿；在分腠，则为偏风。肺主周身之气而朝百脉也，腠理开，故头以下汗出不可止。头以下者，颈项胸背之间，肺之外部也。大主多气少血，气盛于下，则为胫肿，微盛于上，则为肺痹引胸背，盖气从下而上也。“日光”，太阳之火，阴血少，故恶日光，金畏火也。小则气血皆虚而为泄，肺与大肠为表里也。微小则为消瘴，肺主津水之生原也。滑主阳气盛，故为息奔上气，微则上下出血，血随气行者也。涩主多血少气，血多气少，则血留不行，故为呕血。痿者，阴寒而痿削不能行，肺主气而发原在下，少气有寒，则下不胜其上矣。〔眉批：肾为本，肺为末。〕

肝脉，急甚者为恶言，微急为肥气在胁下，若覆杯。缓甚为善呕，微缓为水瘕瘕也。大甚为内痛，善呕衄，微大为肝痹，阴缩，咳引小腹。小甚为多饮，微小为消瘴。滑甚为瘕疝，微滑为遗尿。涩甚为溢饮，微涩为瘕挛筋痹。

肝主语，在志为怒，肝苦急，故急甚为恶言，微急为肥气在胁下，若覆杯，皆有馀之气也。食气入胃，散精于肝，缓主多热，热则肝气逆，故善呕。水瘕瘕者，亦食饮之所积也。本经曰：“喜怒不测，饮食不节，阴气不足，阳气有馀，营气不行，乃发为痛。”大主肝气盛，盛则郁怒而不得疏达，故为内痛。“呕衄”，肝气逆于上也；“阴缩”，肝气逆于下也；肝脉抵小腹，上注肺，咳引小腹者，经气逆于上下也。小者血气皆少，少则木火盛，故多饮及为消瘴也。滑主气盛而热，故为瘕疝。肝主疏泄，肝气盛而热，故遗尿也。溢饮者，饮留于四肢，则经脉阻滞，故脉涩。肝气虚而有寒，故为瘕挛筋痹，肝主筋也。

脾脉急甚为瘕疝，微急为隔中，食饮入而还出，后沃沫。缓甚为痿厥，微缓为风痿，四肢不用，心慧然若无病。大甚为击仆，微大为疝气，腹里大，脓血在

肠胃之外。小甚为寒热，微小为消瘴。滑甚为癩瘕，微滑为虫毒蛭蝎腹热。涩甚为肠癩，微涩为内癩，多下脓血。

“蛭”，音回，同蛔。瘵者，急而收引。瘕者，纵而懈弛。脾主四肢，故急甚为瘵瘕。脾有寒不能运化饮食，故为隔中，食饮入而还出，后沃沫。盖不能游溢津液，上归于肺，四布于皮毛，故涎沫之从口出也。痿厥风痿，皆四肢瘫痪而不为所用，甚则从中而病见于外，微则病在外而不及于中，故心慧然若无病也。大乃太过之脉，脾为孤脏，中央土以灌四旁，太过则令人四肢不举，故为击仆，若击之而仆地也。疝气，腹里大，脓血在肠胃之外，皆有馀之积聚也。寒热者，血气虚也。脾虚而不能为胃行其津液，故为消瘴。脾为阴湿之土，湿热则为疝瘕，为小便闭瘕，湿热则生虫也。脾气虚而有寒则为肠瘕，多血少气，故下脓血也。

肾脉急甚为骨癩疾，微急为沉厥奔豚，足不收，不得前后。缓甚为折脊，微缓为洞，洞者食不化，下嗝还出。大甚为阴痿，微大为石水，起脐以下。至小腹腫腫然，上至胃脘，死不治。小甚为洞泄，微小为消瘴。滑盛为癩瘕，微滑为骨痿，坐不能起，起则目无所见。涩甚为大痛，微涩为不月，沉痔。

肾为阴脏而主骨，阴寒太甚，故为骨癩疾。肾为生气之原，真气虚寒，则为沉厥；虚气反逆，故为奔豚；阴寒在下，故足不收。肾开窍于二阴，气虚不化，故不得前后也。督脉属肾贯脊，缓则督脉懈弛，故脊折也。戊癸合而化生火土，以消入胃之食饮，肾气缓，故食不化而还出也。阴痿者，阴器痿而不举。“石水”，肾水也，上至胃脘，水泛而土败也。肾气虚则为洞泄，精血不足则为消瘴。肾有热则为小便闭瘕，为睾丸肿癩，骨痿，坐不能起，热伤肾气也。“目无所见”，热伤骨精也。血气皆始于肾，涩则血气阻滞，故为大痛。气血不行，故为女子不月，为沉痔。

黄帝曰：病之六变者，刺之奈何？岐伯答曰：诸急者多寒，缓者多热，大者多气少血，小者血气皆少，滑者阳气盛，微有热，涩者多血少气，微有寒。是故刺急者，深纳而久留之。刺缓者，浅纳而疾发针以去其热。刺大者，微泻其气，无出其血。刺滑者，疾发针而浅纳之，以泻其阳气而去其血。刺涩者，必中其脉，随其逆从而久留之，必先按而循之，已发针，疾按其痛，无令其出血，以和其脉。诸小者，阴阳形气俱不足，勿取以针，而调以甘药也。

“痛”，音委。六变者，五脏之所生，变化之病形，有缓急大小滑涩之六脉。此缘阴阳血气寒热之不和，而变见于脉也。寒气收劲，故脉急；热气散弛，故脉缓。宗气荣气行于脉中，卫气行于脉外，故大主多气；如血气皆少，则脉小也。阳气盛而微有热，则脉行滑利；气少，则脉行涩滞，血随气行者也。深内而久留之者，俟阳气至，而针下热也；浅纳而疾发针者，去其热也，气盛者微泻其气，无出其血，使阴阳血气之和调也。滑者，疾发针而浅纳之，泻脉外之阳热

也。涩者，必中其脉，随其逆从而久留之，调经脉外内之血气也。“必先按而循之”，致脉外之气也。“疾按其痛，无令其出血，以和其脉”，无令皮肤之血出，使脉外之气，以和于脉中也。夫针者，所以调阴阳血气之不和，若血气皆少者，必须调以甘药，非针之可能资生也。按刺涩者曰“必中其脉”，要知刺急刺缓，取脉外之气也；刺大刺滑，泻脉外之阳，以和脉内之血也。刺涩者必中其血，随其逆从，必先按而循之，调脉内之血，以致脉外之气也。勿取以针，调以甘药者，血气之生于阳明也，当知血气乃胃腑水谷之精，有行于皮肤之外者，有行于经脉之内者，外内贯通，环转不息。故善调尺者，不待于寸；善调脉者，不待于色，能参合而行之，可为上工。上工者，知阴阳血气之终始出入者也。

黄帝曰：余闻五脏六腑之气，荣膺所入为合，令何道从入？入安连过？愿闻其故。岐伯答曰：此阳脉之别入于内，属于腑者也。

按脏腑之十二经脉出于指井者，受皮肤之气血，溜于荣，注于膺，入于肘膝而为合。故帝问五脏六腑之气，荣膺所入为合，令何道从入？入安连过？谓从荣膺所入为合之气血，从何道而入？入安所连而为合，安所行过而相连？帝总问五脏六腑者，盖欲访明脏之五膺，腑之六膺，所出所入之原流。然此已论于《本输篇》内，故伯只答六腑之合，皆在于足之原因。再按脉外之卫气，出于足之阳明，上冲于头面，散行于三阳。脉外之气血，从手阳明之五里，布散于肤表。是手足诸阳之气，皆从上而下，复从足趾井入于脉中，从足而交于手。故曰：“六腑之经脉，皆出于足之三阳，上合于手也。”此阳气之出于地中，运行于天表，复从下而贯于地脉经水之中。

黄帝曰：荣膺与合，各有名乎？岐伯答曰：荣膺治外经，合治内腑。黄帝曰：治内腑奈何？岐伯曰：取之于合。黄帝曰：合各有名乎？岐伯答曰：胃合于三里，大肠合入于巨虚上廉，小肠合入于巨虚下廉，三焦合入于委阳，膀胱合入于委中央，胆合入于阳陵泉。黄帝曰：取之奈何？岐伯答曰：取之三里者，低跗取之；巨虚者，举足取之。委阳者，屈伸而索之。委中者，屈而取之；阳陵泉者，正竖膝予之，齐下至委阳之阳取之。取诸外经者，掄申而从之。

“掄”，音于，引也、抒也。此申明三阳之气，外合于三阳之经，三阳之经，内合于六腑也。所谓太阳少阳阳明者，三阳之气也，运行于脉外，与六腑之经脉相合，脉外之气与经脉合于荣膺之间。是以荣膺治外经，治在外之经脉也，脉内之血气，与三阳之气，合于肘膝之间，是以合治内腑，盖脉中之血气，六腑之所出也。三里巨虚，皆足阳明之经。巨虚上下廉，乃手太阳阳明之合。故取三里者，低跗取之，以足经之在下也。巨虚者，举足取之，欲其伸舒于上也。委阳者，足太阳之经，三焦之合，屈伸而索之者，索三焦之气，往来于上下也。膀胱主水，故屈而取之，少阳属木，故竖膝予之，使木气之条达也。齐下至委阳之阳

取之者，谓胆与三焦总属少阳之气也。盖言在经脉，则有手足之分，合于三阴三阳之气，又无分手与足也。“取诸外经者”，取五脏六腑之荣输也。揄申而取之者，伸舒其四体，使经脉之流通也。帝始问五脏六腑之荣输，伯止答六腑之合，而未言取诸外经，君臣反复问答，盖以详明阴阳血气之出入，经脉外内之贯通。

黄帝曰：愿闻六腑之病。岐伯答曰：面热者，足阳明病；鱼络血者，手阳明病；两跗之上，脉坚陷者，足阳明病。此胃脉也。

此复申明脉外之气血，从手足阳明之所出也。卫气者，乃阳明之悍气，上冲于头，循目眦耳前，散行于三阳，复循牙车合阳明，并下人迎，合于颌脉，注足阳明，以下行至跗上，故曰：“面热者，足阳明病”，盖以证卫气之悍热太过，而上行于面也。“两跗之上，脉坚陷者”，足阳明病，盖以证阳明之气，合于颌脉，以下行至跗上也。阳明之气，下合于胃脉，故曰：“此胃脉也。”夫五脏六腑之经脉，外合于六气，则为阳明为太阳为太阴；内合于脏腑，则为胃脉为心脉肾脉也。盖脏腑之气，内合五行，五行外合于六气者也。胃腑所出之血气，别走于脉外者，注脏腑之大络，从大络而外渗于孙络皮肤，循手阳明之经，大会于尺肤以上鱼，犹脉内之血气，大会于手太阴之尺寸也。故曰：“鱼络血者，手阳明病”，盖以证脉外之气血，大会于手阳明也。是以帝问六腑之病，而伯先答手足之阳明，然后论及六腑，盖以申明脉外之气血，出于手足之阳明也，本经多因病假针，以明阴阳血气之生始出入，脏腑经脉之外内贯通。学者识之无忽。〔眉批：阳明之气，乃阳明之悍气，卫气也。〕

大肠病者，肠中切痛而鸣濯濯，冬日重感于寒即泄，当脐而痛，不能久立，与胃同候，取巨虚上廉。

大肠者，传道之官，故病则肠中切痛而鸣濯濯。阳明秉清金之气，故冬日重感于寒即泻，当脐而痛。大肠主津液，津液者，淖泽注于骨，故病而不能久立也。大肠属胃，故与胃同候，取胃经之巨虚上廉。

胃病者，腹月真胀，胃脘当心而痛，上肢两胁膈咽不通，饮食不下，取之三里也。

腹者，肠胃之郭郭，胃脘在鸠尾内，正当心处，故病则腹膜胀，胃脘当心而痛。“上肢”，心肺之分；“两胁”，肝之分也。饮食入胃，散精于肝，浊气归心，输布于肺，胃病则气逆而不能转输，是以上肢两胁膈咽不通，饮食不下，当取之三里也。

小肠病者，小腹痛，腰脊控辜而痛，时窘之后，当耳前热，若寒甚，若独肩上热甚，及手小指次指之间热，若脉陷者，此其候也。手太阳病也，取之巨虚下廉。

“辜”，阴丸也。小肠病者，谓病小肠之腑气也。小肠名赤肠，为受盛之腑，上接于胃，下通大肠，从拦门济泌别汁而渗入膀胱，其气与膀胱相通，是以

小腹痛，腰脊控臑而痛，时窘之后，当耳前热者，病腑气而痛窘之后，则入于手之经脉矣。手太阳之脉，起于小指之端，循臂出肩解上颊，入耳中，至目眦。脉陷者，此太阳之经脉病也。故首提曰小肠病，末结曰手太阳病，是腑气之从下而上合于手太阳之经，故当取之巨虚下廉。

三焦病者，腹气满，小腹尤坚，不得小便，窘急，溢则水留即为胀，候在足太阳之外大络，大络在太阳少阳之间，亦见于脉，取委阳。

三焦者，下约膀胱，为决渎之腑，病则气不输化，是以隔气满而不得小便也。不得小便则窘急而水溢于上，留于腹中而为胀，候在足太阳经外之大络。大络在太阳少阳经脉之间，其脉亦见于皮部，当取之委阳。此言六腑之气，皆从足三阳之别络，而通于经脉者也。开之曰：“按足三阳之脉，循于足者，亦皆系支别。”

膀胱病者，小腹偏肿而痛，以手按之，即欲小便而不得，肩上热，若脉陷，及足小趾外廉及胫踝后皆热，若脉陷，取委中央。

“踝”，叶瓦，去声。膀胱者，津液之腑，气化则出，腑气病，故小腹肿痛而不得小便也。肩上、足小趾外廉、及胫踝后，乃足太阳经脉之所循，若热而脉陷，此病腑而及于经矣，故当取委中之中央。

胆病者，善太息，口苦呕宿汁，心下澹澹，恐人将捕之，嗌中啞啞然数唾。在足少阳之本末，亦视其脉之陷下者，灸之。其寒热者，取阳陵泉。

胆病则胆气不升，故太息以伸出之。口苦呕宿汁者，胆汁也。心下澹澹，恐人将捕之者，胆气虚也。嗌中啞啞然数唾者，少阳之脉病也。足少阳经脉之本在下，其末在颈啞之间，宜灸之以起陷下之脉气。其寒热者，少阳之枢证也，当以经取之，少阳之经气外内出入者也。

黄帝曰：刺之有道乎？岐伯答曰：刺此者必中气穴，无中肉节，中气穴则针游于巷，中肉节则皮肤痛，补泻反则病益笃。中筋则筋缓，邪气不出，与其正相薄，乱而不去，反还内着，用针不审，以顺为逆也。

“中”，去声。气穴者，腑气所注之经穴，故中气穴则针游于巷，即《气穴论》之所谓游针之居，言针入有间，恢恢乎有馀地矣。此言腑邪之从经脉，而出于气穴，即上章“面热者，足阳明病，鱼络血者，手阳明病”，谓腑气之从经脉而出于皮肤也。皮肉筋骨，脉外之气分也。若中肉节，即皮肤痛，中筋则筋缓，邪气不出，与其真气相乱而不去。“反还内着”，言刺皮肉筋骨，使腑邪不能从气穴而出，元真之气，反内着而与邪相乱。盖言脉外之气血，合于经脉，而复通于内腑，即上章所谓“两跗之上，脉坚陷者足阳明病”。余故曰：本经多因病借针，以明阴阳血气之生始出入，宜顺而不宜逆也。张开之曰：“有邪处泻邪，无邪处补正。邪在经脉而不在肉节，故当泻气穴以去之，反补其肌腠之元真，则真气入而与邪相薄，故曰：‘补泻反，则病益笃。’”

根结第五

岐伯曰：天地相感，寒暖相移，阴阳之道，孰少孰多？阴道偶，阳道奇，发于春夏，阴气少，阳气多，阴阳不调，何补何泻？发于秋冬，阳气少，阴气多，阴气盛而阳气衰，故茎叶枯槁，湿雨下归，阴阳相移，何泻何补？奇邪离经，不可胜数，不知根结，五脏六腑，折关败枢，开阖而走，阴阳大失，不可复取。九针之玄，要在终始，故能知终始，一言而毕，不知终始，针道咸绝。

“奇”，音箕。此章论三阴三阳之气，主开主阖主枢，乃无形之气，出入于外内，而合于有形之经也。夫人之阴阳，应天之六气，天之六气，合于四时。春夏主阳，故发于春夏，阴气少，阳气多；秋冬主阴，故发于秋冬，阳气少，阴气多。发者，谓人之阴阳开阖，应天地之四时，是以春夏人迎微大，秋冬寸口微大，如是者是为平人。奇邪离经者，邪不入于经，溜于大络而生奇病，言邪之变易，不可胜数也。根结者，六气合六经之本标也。开阖枢者，脏腑阴阳之六气也。终始者，经脉血气之始终也。

太阳根于至阴，结于命门。命门者目也。阳明根于厉兑，结于颡大。颡大者钳耳也；少阳根于窍阴，结于葱笼，葱笼者耳中也。太阳为开，阳明为阖，少阳为枢。故开折则肉节渎而暴疾起矣，故暴病者，取之太阳，视有馀不足。渎者，皮肤郁焦而弱也；合折则气无所止息而痿疾起矣，故痿疾者，取之阳明，视有馀不足，无所止息者，真气稽留，邪气居之也。枢折即骨摇而不安于地，故骨摇者取之少阳，视有馀不足，骨摇者节缓而不收也。所谓骨繇者，繇故也，当穷其本也。

太阳太阴为开，阳明厥阴为阖，少阳少阴为枢者，三阴三阳之气也。太者气之盛，故主开；阳明者，两阳合明，厥阴者，两阴交尽，故主阖；少者初生之气，故主枢。此阴阳之六气，内合脏腑，外合六经，应司天在泉之气，运行环转之不息，而复通贯于地道经水之中，外内出入者也。夫外合于六经，有循经而合者，如伤寒之病，在六气相传，虽现六经之证，而气不入于经也。有入于经而合者，根结是也。根者，经气相合而始生，结者，经气相将而归结于命门葱笼之间，复从此而出于气街，走空窍而仍行于脉外也。命门者，太阳为水火生命之原。目窍，乃经气所出之门也。颡大者，颡颥也，在上腭之中，两耳之间，故曰钳耳。窗笼者，耳中也，如窗之通气于上也。此三阳之气，随经而归结于此，复出于气街也。行于气分，故能为开、为合、为枢，出入于形身脏腑之外内，开阖如户扉，枢犹转纽，舍枢则不能开阖，舍开阖则无从运枢，此三阳之气，互相

出入于经脉、皮肤、形身、脏腑之外内者也。太阳之气主皮肤，故开折则肉节澁而暴疾起矣。宗气者，阳明之所生，上出于喉以司呼吸，而行于四肢，故合折则气无所止息而痿疾起矣。少阳主骨，故枢折则骨节缓而不收也。《阴阳离合论》曰：“太阳根起于至阴，名曰阴中之阳，阳明根起于厉兑，名曰阴中之阳，少阳根起于窍阴，名曰阴中之少阳。”三阴三阳之气，皆从阴而生，自下而上，故当穷其本也。玉师曰：“三阳之气，循经而出于气街，上于面而走空窍。太阳精阳之气，上走于目而为睛；少阳之别气，走于耳而为听；阳明之宗气，上出于鼻而为嗅。目之开阖，耳之听闻，鼻之呼吸，是三阳之气，上走于空窍，而为开阖枢也。宗气者，阳明之所生，上出于肺，以司呼吸。颧颞者，鼻之内窍，通于喉咙，故颧颞不开，则洞涕不收，是阳明之气，上出于鼻而为嗅。”〔眉批：阴中初生之阳，阳中始生之阴，在阴阳外内这间，故主枢。诸脉皆上系于目。〕

太阴根于隐白，结于太仓；少阴根于涌泉，结于廉泉；厥阴根于大敦，结于玉英，络于膻中。太阴为开，厥阴为合，少阴为枢。故开折则仓廩无所输，膈洞，膈洞者取之太阴，视有馀不足，故开折者，气不足而生病也。阖折即气绝而善悲，悲者取之厥阴，视有馀不足。枢折则脉有所结而不通，不通者取之少阴，视有馀不足，有结者皆取之不足。

太仓者，舌本也。脾为仓廩之官，其脉连舌本，散舌下，使之迎粮，故结于舌本，名曰太仓。廉泉任脉穴，在喉上四寸中央，任脉发原于肾，故结于肾之廉泉。《卫气篇》曰：“厥阴标在背膂”，是玉英当在背膂之间。络于膻中者，肝脉贯膈也。脾为仓廩之居，故开折则气不足而为膈洞。膈者，上不开而不受纳；洞者，下关折而飧泄也。厥阴为两阴交尽，阴尽而一阳始生，故合折则生气绝而善悲。一阳之气发于肾脏，志不舒，故善悲也。少阴主脉，故枢折则脉有所结而不通。不通者，取之少阴，视有馀不足，有结者皆取之不足。盖有馀者，邪结之有馀，不足者，真气之不足，通其真气，则结自解矣。按《九针篇》：“缺盆之中，任脉也；颈中央之脉，督脉也；腋内动脉，手太阴也；腋下三寸，手心主也。”盖手太阴心主，出于胸气之街，少阴厥阴，从任督二脉，出于头气之街也。玉师曰：“廉泉、玉英上液之道也”。玉英，谓唇内之龈交。盖肾脏之精液，一从任脉而出于舌下之廉泉，一从脊髓空而上通于脑，脑空在脑后三分，颅际锐骨之下，一在龈基下，一在项后复骨下，一在脊骨上空，在风府上，是骨之精髓，从脊骨上空，上通于脑，而下渗于龈基，督脉循于脊骨，厥阴肝脉与督脉上会于巅，而下玉英。“英”，飭也，谓齿白如玉飭也。〔眉批：太阴标在背膂与舌本。《卫气篇》曰：“手太阴之标，在腋内动也。舌下有津出于廉泉，以舌抵齿，亦有津出于玉英也。”〕

足太阳根于至阴，溜于筋骨，注于昆仑，入于天柱、飞扬也；足少阳根于

窍阴，溜于丘墟，注于阳辅，入于天容、光明也；足阳明根于厉兑，溜于冲阳，注于太陵，入于人迎、丰隆也；手太阳根于少泽，溜于阳谷，注于少海，入于天窗、支正也；手少阳根于关冲，溜于阳池，注于支沟，入于天牖、外关也；手阳明根于商阳，溜于合谷，注于阳谿，入于扶突、偏历也。此所谓十二经者，盛络皆当取之。

上章统论三阴三阳之气合于六经，根于下而结于上，此复分论三阳之气，入于手足之经，皆循颈项而上出，故曰：“此十二经者，盛络皆当取之。”盖气留于脉络，则络盛取而泻之，使三阳之气，仍上出于脉外也。飞扬、光明、丰隆、支正、外关、偏历，在经穴合穴两者之间。夫曰所入为合者，谓脉外之气血，从井而溜于脉中，至肘膝而与脉内之血气相合，故曰：“脉入为合。”此论三阳之气，从井而入于脉中，上入于颈项之天柱、天容、人迎、天窗、天牖、扶突，而上出于头面，与血气之溜于荣，注于腧，行于经，入于合者之不同，故另提曰“飞扬、光明、丰隆、支正”，盖以分别阳气与荣血，出入于经脉外内之不同也。是以所论一次脉二次脉者，谓手足之十二经脉，皆从四肢之五腧而归于中，复从中而上出颈项。此章论三阴三阳之气，合于六经，而复出于脉外，五十二篇论荣气，七十一篇论宗气，盖三阴三阳营气宗气，相将而行于经脉、皮肤、形身、脏腑，外内出入，环转无端，是以数篇词句相同，而所论者各别。学者分而论之，合而参之。人之阴阳血气，有形无形，应天地之五运六气，寒暑往来，如桴鼓响应之相合也。〔眉批：三阳之后应接手足三阴，此简脱也。详第五十二《卫气》章。〕

一日一夜五十营，以营五脏之精，不应数者，名曰狂生。所谓五十营者，五脏皆受气。持其脉口，数其至也，五十动而不一代者，五脏皆受气；四十动一代者，一脏无气；三十动一代者，二脏无气；二十动一代者，三脏无气；十动一代者，四脏无气；不满十动一代者，五脏无气。予之短期，要在终始。所谓五十动而不一代者，以为常也。以知五脏之期。予之短期者，乍数乍疏也。

首“数”字去声，次“数”字上声，末“数”字叶朔，“予”，与同。此言三阴三阳之气，外循于经脉，内荣于五脏，五脏主藏精者也。气营五脏之精，五脏皆以受气，精气之相合也。夫五脏生于五行，五行之气，本于十干化合，是以五脏五十动而不一代者，以为常也。代者，止而不还也。乍数乍疏者，死脉见也。要在终始者，大要在《终始篇》之生于六气，而死于六经也。〔眉批：以五十动候脏气者，五脏之气自为而至于手太阴也。此言脏腑之气行于十二经脉，外合三阴三阳。期生曰：“十乃阴数之周。”〕

黄帝曰：逆从五体者，言人骨节之大小，肉之坚脆，皮之厚薄，血之清浊，气之滑涩，脉之长短，血之多少，经络之数，余已知之矣，此皆布衣匹夫之事

也。夫王公大人，血食之君，身体柔脆，肌肉软弱，血气慄悍滑利，其刺之徐疾浅深多少，可得同之乎？”岐伯答曰：膏粱菽藿之味，何可同也。气滑即出疾，其气涩则出迟，气滑则针小而入浅，气涩则针大而入深，深则欲留，浅则欲迟。以此观之，刺布衣者，深以留之，刺大人者，微以徐之，此皆因气慄悍滑利也。

此言三阴三阳，本于五谷五畜五菜五味之所生也。逆从五体者，谓三阴三阳之气中，出入于皮肤经脉之外内，交相逆从，而行有疾有徐也。夫行于脉外之皮薄肉脆者则行疾，皮厚肉坚者则行迟；行于脉中之血清脉短者则出疾，血浊脉长者则出迟。此因有形之皮肉血脉而疾迟也，然又有因于无形而为之疾迟者，气之滑涩也。“膏”，谓膏肥之厚味；“粱”，稻也。王公贵人，美其食，厚其味，则肌肉柔弱，血气滑利而行疾。山野之人，啜菽藿，则其气涩而行迟。此贵贱所秉之气不同，而气生于味也。黄载华曰：“皮厚肉坚，血气和缓者多寿。皮薄肉弱，血气慄悍者少寿。王公大人，膏粱厚味，则身体柔脆，肌肉软弱，血气慄悍滑利，不若田野之人，饮食淡薄之多寿也。此勉富贵之人，当节饮食，不宜过于厚味。〔眉批：此假王公、布衣，以明三阴三阳行于脉外，如卫气之出入疾徐、人之多卧少卧。又：肌肉软弱，血气慄悍，形与气不相任矣。〕”

黄帝曰：形气之逆顺奈何？岐伯曰：形气不足，病气有馀，是邪胜也，急泻之；形气有馀，病气不足，急补之。形气不足，病气不足，此阴阳气俱不足也，不可刺之，刺之则重不足，重不足则阴阳俱竭，血气皆尽，五脏空虚，筋骨髓枯，老者绝灭，少者不复矣。形气有馀，病气有馀，此谓阴阳俱有馀也，当泻其邪，调其虚实。故曰：有馀者泻之，不足者补之，此之谓也。故曰刺不知逆从，真邪相薄，满而补之，则阴阳四溢，肠胃充郭，肝肺内膜，阴阳相错；虚而泻之，则经脉空虚，血气竭枯，肠胃亓聂辟，皮肤薄著，毛腠夭焦，予之死期。故曰：用针之要，在于知调阴与阳，调阴与阳，精气乃光，合神与气，使神内藏；故曰：上工平气，中工乱脉，下工绝气危生。故曰：下工不可不慎也。必审五脏变化之病，五脉之应，经络之实虚，皮之柔脆，而后取之也。

“形气”，谓皮肉筋骨之形气。“病气”，谓三阴三阳之经气，为邪所病也。病气之有馀不足者，阴阳血气之实虚也。邪气胜者急泻之，血气虚者急补之。刺者，所以取气也，故阴阳气俱不足者，不可刺之。血气皆尽，五脏空虚者，血气之内荣于五脏也。筋骨髓枯者，血气之外濡于筋骨也。阴阳俱有馀者，当泻其邪，调其虚实，盖邪之所凑，其正必虚，故当泻其邪，而兼调真气之虚实也。“满而补之，则阴阳四溢”，溢于外也；“肠胃充郭，肝肺内月真”，溢于内也。外内皆溢，则阴阳相错矣。“亓”，虚怯也。“辟”，僻积也。血气盛则充肤热肉，血独盛则澹渗皮肤，生毫毛。经脉空虚，血气竭枯，是以肠胃亓辟，皮肤薄著，毛腠夭焦，而可与之死期矣。“调阴与阳，精气乃光”，阴阳精气之

相合也；“合形与气，使神内藏”，形气为神之外固也。言能调其阴阳，则精神形气外华而内藏矣。夫三阴三阳之经气，有因于外邪所伤者，有因于五脏之病而变应于脉者，故当审其外内虚实而调之，斯可为上工也。〔眉批：病气者，阴阳血气之为病也。此虽分别形气病气，然重在病气之有餘不足。〕

寿夭刚柔第六

黄帝问于少师曰：余闻人之生也，有刚有柔，有弱有强，有短有长，有阴有阳，愿闻其方。

此章论人秉天地阴阳而生，在天为气，在地成形，形与气相任则寿，不相任则夭。“刚柔”，阴阳之道也。立天之道，曰阴与阳，立地之道，曰柔与刚。是故阴中有阴，阳中有阳，内有阴阳，外亦有阴阳。玉师曰：“强弱短长，即如四时有寒暑，昼夜有长短，盖人与万物，皆禀此天地阴阳之形气，与时相应，故各有刚柔长短之不同。”

少师答曰：阴中有阴，阳中有阳，审知阴阳，刺之有方，得病所始，刺之有理，谨度病端，与时相应，内合于五脏六腑，外合于筋骨皮肤。是故内有阴阳，外亦有阴阳。在内者，五脏为阴，六腑为阳；在外者，筋骨为阴，皮肤为阳。故曰病在阴之阴者，刺阴之荣腧；病在阳之阳者，刺阳之合；病在阳之阴者，刺阴之经；病在阴之阳者，刺络脉。故曰病在阳者名曰风，病在阴者名曰痹，阴阳俱病命曰风痹。病有形而不痛者，阳之类也；无形而痛者，阴之类也。无形而痛者，其阳完而阴伤之也，急治其阴，无攻其阳；有形而不痛者，其阴完而阳伤之也，急治其阳，无攻其阴。阴阳俱动，乍有形，乍无形，加以烦心，命曰阴胜其阳，此谓不表不里，其形不久。

夫阳者，天气也，主外；阴者，地气也，主内。然天地阴阳之气，上下升降，外内出入，是故内有阴阳，外亦有阴阳，皮肉筋骨，五脏六腑，外内相合，与时相应者也。五脏为阴，六腑为阳，在内之阴阳也；筋骨为阴，皮肤为阳，在外之阴阳也。病在阴之阴者，病内之五脏，故当刺阴之荣腧。病在阳之阳者，病在外之皮肤，故当刺阳之合，谓六腑外合于皮肤，故当取腑经之合穴也。病在阳之阴者，病在外之筋骨，故当刺阴之经，谓五脏外合于筋骨，故当取阴之经也；病在阴之阳者，病在内之六腑，故当刺络脉。故曰病在阳者名曰风，病在阴者名曰痹。盖风者天之阳气，痹者人之阴邪，阴阳俱病，名曰风痹，外内之相合也。有形者，皮肉筋骨之有形；无形者，五脏六腑之气也。病有形而不痛者，病在外之阳也；病无形而痛者，气伤痛也。阴完、阳完者，脏腑阴阳之气不伤也。〔眉批：天气主外，地气主内。此阴中有阴，阳中有阳也。〕夫天地者，万物之上下也；动静者，天地之体用也；水火者，阴阳之征兆也。天气下降，气溜于地，地气上升，气腾于天，天地之气交也。《离》中有虚，《坎》中有满，水火之相济